

汉光瓷『白鸟』系列赏析

◆黄萍

瓷器应发挥瓷器的语言。汉光瓷以其白透润纯为基本特色。

瓷器是材质、工艺、造型与装饰缺一不可的整体，这是一件瓷器艺术品与纯绘画根本不同的地方，汉光瓷选材之精，达到高岭土、长石、石英之极限，前无古人，因为天地之造化，这些不可多得、不可再生的资源，应倍加珍惜。惜泥如金，制泥与成型工艺精良是不可忽视的因素。

文化人喜欢汉光的白瓷，其原因是造型的完美和造型的形体对材质优点的充分体现，瓷器的装饰更应与材质、造型相结合，所谓装饰不是纯绘画的概念，在瓷器上装饰不是把瓷当纸，单纯强调其绘画性，让人观赏的不单纯是绘画，更是让人欣赏瓷器，因为有了瓷器上的装饰，使瓷器更加完美，更加体现瓷器工艺的完整性，让人第一眼看到的是瓷器，而不是绘画的某一局部，这就是瓷器的整体美感。

让装饰绘画与瓷器更完美地结合，这是李游宇创作汉光瓷“白鸟”系列的一种想法，一种探索，他选择了鹭鸶、和平鸽、丹顶鹤、鹦鹉等白色鸟为题材，在白色里找灰层次，在釉下彩里作没骨与工笔。

陶瓷的绘画不是真正的绘画，很大程度上是制作，极其工艺化，釉下工艺的特殊工艺既不能像画家酣畅淋漓地挥笔，也不能层层渲染，而是严格按工艺特点制作，充分把握釉下有色金属在高温釉下的窑变效果，如白鸟羽毛的淡茶色，画上去却是浓重的暗红色，黑色的线条烧出来是白色，画上去的效果也与烧出来的效果完全不能画等号，这是釉下彩的精妙之处。这些并不难掌握，熟悉工艺研究、研究工艺反而会出现意想不到的效果，他强调的是陶瓷的装饰意味。

白鸟的白不是画上去的，更多是留出来的或是刮出来的，汉光瓷瓷质很白很透，所有的白色颜料反而没有瓷质白，尤其是不透光。白瓷上白鸟，背景色一减再减，减到能衬托白鸟即可。白鸟的构图亦如图案一样是适合在器皿的形体上，因而是装饰的，是特意安排的，只是让画面看不出安排的痕迹。

白鸟系列的整体效果是装饰瓷器，鸟不会从瓷器上夺人视线，让人看完整体，然后视线引入画面。明代青花大缸“月下追韩信”，首先给人的整体感觉是大缸的气度和装饰美，其次才是生动的故事画面。白鸟系列是向古人学习的一个心得。



神秘天眼

◆赵丽宏

这些装在油画框中的奇妙作品，使我神思翱翔，浮想联翩。

它们是高山岩石的切片，来自世界屋脊青藏高原。我想称它们为“喜马拉雅岩画”。远古的地壳运动，是这些岩画的成因，它们孕育于亿万年，形成于一瞬间。留在岩石上的斑斓痕迹，是岁月的造化，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。岩石肌理中，蕴涵着无穷无尽的色彩，潜藏着千变万化的图象。

这些岩画，仿佛汇聚了古今中外的绘画风格，其中似有油画的浑厚，水彩的轻灵，木刻的端庄，素描的活泼，浮雕的凝重，水墨的飘逸。古典和现代，立体和印象，抽象和写意，都交融在岩石的纹路和裂变之中。

凝视这些岩画，眼前风云交幻，万象灵动。天地间有过的景象，在这里都可窥见，人心中掠过的梦想，在这里也能觅得。它们的画面，境界有大有小，情景有动有静。大则宇宙洪荒，江海浩荡，小则幽草叶片，滴水微澜；动则群马狂奔，惊涛拍岸，静则闲云轻绕，月照空山。只要善于想象，可以看到岩画中活



动着芸芸众生，隐现着无尽天籁。它们如神秘天眼，从亿万年幽暗之中，审视着每一个观赏它们的人，仿佛在问：你，看见了什么？

你看见了什么？我想观者不必在意，见仁见智，见山见水，见人见物，见鬼见神，都是对美的发现，对艺术的憧憬。大千世界，

瞬息万变，人人眼里都会有一片新鲜天地。

艺术之奇妙境界，在于能激发观者的想象，共同参与创造，由小及大，由此及彼，发现画外意象，谛听弦外清音。喜马拉雅岩画，小小一片岩石，引人联想到世界的浩瀚和人心的幽邃，岂不妙哉。

【登楼阅海】



赵幹《江行初雪图》

◆张德宁

赵幹，五代南唐画家。江宁（今江苏南京）人。生卒年不详，但知后主李煜朝（961—975）为画院学生，那么应是稍迟于李成。在用笔的坚挺及墨法的精微上两人有些相似，但李成长期生活于北方，画中多作飞流危栈，断桥绝涧，烟云变灭，林木萧瑟，一派北方崇山旷野的森严广阔；而赵幹则擅长描画南方山水，多作江南一带的楼观、舟楫及水村、渔市、花竹等景象，表现的是南方“烟波浩渺，风光明媚”的湖光水色。

《江行初雪图》为赵幹的传世名作。绢本长卷，纵25.9厘米，横376.5厘米，设色。卷初题字“江行初雪”，画院学生赵幹状，后人定为南唐后主李煜所题，因为在五代时期画家尚无在画上题字的习惯。而这“学生”，是画院内的一名官秩，并非我们通常理解的学生概念。李煜十分爱好书画，虽说其时宋朝已经建立，他不过称臣苟安于一隅，但依然设立画院，其中不乏名家，赵幹即其一。而《江行初雪图》确也体现出皇家画院独有的细腻工致。图绘冬日初雪的一条寒江，下方是坡岸，前后有两队行

人，主骑驴而仆步随其后。前是一主一仆，缩瑟而行；后是两主两仆，一主回首，以手指划，与后者交谈。主人都戴帽，着厚衣，而随仆则衣衫单薄，缩成一团。画面上方是江面，水道错落，江渚时现，岸边芦苇低垂，岸上树木萧萧，已现初冬景象。而水面上则极其热闹，有渔人或张网，或收网，或牵舟而行，或驾舟穿梭于河道，忙碌着的老老少少，似乎全无视于初雪飘洒，寒风萧瑟，但看水中搭建的窝棚，撑伞以避风雪，缱绻其中的儿童脸露苦色。这是当时普通的渔家生活的真实写照。画家以尖利爽落的线条勾画出这将近三十人的衣着、动态，甚至表情，细致入微，生动传神。满图画面的鱼鳞纹，尖细绵密，柔而带刚，无一笔懈怠。树木大多枯枝，偶见霜叶残柳，用笔顿挫老辣，极具功力。虽说满纸的水面，很少土石，但依然可以看到五代时山水画皴笔的雏形。细看水边土坡和碎石，用以勾勒及结构、纹理的线条密布。唐代的山水画多勾而无皴，五代开始勾笔渐多，于是后人便将勾轮廓及结构的线谓之勾，而将勾纹理的线条谓之皴。此图的

树干上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皴笔，因此坡、石上也密布线皴，只是还不能清楚地名其状。既是“初雪”，自无满地的积雪，只是雪花飘洒而已。此图沿用唐以来常用的“洒粉法”，将铅白粉弹落在画面上，在墨绿色的水面的映衬下，白点飞舞，十分优美地展现了初雪的情景。我们似乎又见到了《清明上河图》那样的人物与场景完美结合的大手笔。

李煜的南唐朝十分短命，不过十四年就被宋太祖灭了，李煜降宋，而赵幹则矢志不降，但我们似乎再也没有看到他新的作品。

【刊头篆刻】



作者 何叶